

苏联民警的故事

M·朗斯闊伊等 著



群众出版社

苏联民警的故事

M·朗斯闊伊等著

安 雅 譯

瑩 石 校

群众出版社

1957.12.

內 容 介 紹

本書包括兩篇反映蘇聯民警與犯罪行為作鬥爭的小說。“無形的戰綫”是以搶劫殺人案為背景寫成的，其中敘述一伙青年由於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生活放蕩而逐漸墮落成搶劫、殺害自己女教師的盜匪。

“一網打盡”是以投機活動案為背景寫成的，其中敘述一伙奸商互相勾結，進行花邊投機活動，擾亂市場，後被蘇聯民警機關全部破獲，無一漏網。

蘇 聯 民 警 的 故 事

M·朗斯闊伊等著

安 雅 譯

瑩 石 校

*

群 眾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單東堂子胡同3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號

經安印刷廠印刷·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總)33(文)25開本787×1092 $\frac{1}{2}$ 印張4 $\frac{1}{2}$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數90,000 印數00001—29,000冊

定價(6)0.36元

目 录

- 1. 無形的战綫..... 1
- 2. 一网打尽..... 118

無形的戰綫

M·朗斯闊依、B·列斯特著

第一章

(一)



这几天，电报局里的工作特别忙。4月末，和往常一样，在节日前人们都事先向列宁格勒给亲戚、朋友和熟人拍来成千上万的贺电。

电报投递员吉娜·罗莫娃一清早就在许多高楼大厦

的楼梯上跑来跑去。她按照地址把电报一一投递给收件人。

看来，电报里都是一些很好的話，就是那些好愁眉苦臉的人看了这些电报也会变得和顏悅色起来。

晚上七点鐘，吉娜走进了莫依卡河濱街一所旧楼的院子里，从入口处向左拐了个弯，走过三級台阶，在第一层楼的梯台上停下来。这儿有两扇門：一扇門上挂着一个瓷牌“清道員”；另一扇門上挂着門牌：“35”号。

吉娜又看了一遍电报的地址：“……35号寓所，邦达列娃·叶卡切琳娜·彼得洛芙娜”，就按了一下电鈴，沒人答应，后来她又按了一次，仍然不見有人出来。

直到这时候，吉娜才发现她身边的門並沒有鎖，甚至連关都沒有关。吉娜将門把手輕輕向身边拉了拉，一面向开着的門縫里探头，一面又按了一下电鈴。这时，电鈴就象在她的耳边响着一样，屋里一片漆黑，一个人也沒有。电鈴已經不响了。吉娜仔細地听着，屋里沒有一点兒动静。

“邦达列娃公民！”吉娜叫了一声。从牆上隆隆地傳来了她呼唤的回音，跟着便消逝在寂靜里。吉娜战慄了一下，縮回来，因为她感到有些害怕。她一面打量着这扇虛掩着的門，一面去敲清道員的門，可那兒也沒人答应，于是，就向院子里跑去……

院子里一片兴高采烈的喧鬧声。一群大嗓門兒的小女孩用粉笔在柏油的人行道上划上格子，正在“一格”、“一格”地跳着。院子当中，一个穿着帆布水兵服的男孩，在一片未干的水洼里，爬来爬去，划着一只小輪船，嘴里嘟囔着什么。另一个胖胖的小丫头象个有彈性的皮球似的、在一根搖得时隱时現的繩子上跳来跳去。

吉娜对自己的恐惧感到好笑，她向房产管理处走去。房

产管理員走到邦达列娃的寓所門前，按了一下电鈴，微微打开門，叫了一声：“叶卡切琳娜·彼得洛芙娜！”接着惊叫了一声就跑出来，叫民警去了。

很快就来了两个民警工作人員：一个是民警中尉，另一个是中士。中尉走进了寓所，过了一会他又走出来，命令中士：不准任何人走进現場。接着就把房产管理員和吉娜請到房产管理处办公室去了……

(二)

“兇杀案！”

市民警局值班員接到这个簡短而可怕的消息，几秒钟以后，这个消息就从一楼傳到三楼、四楼，傳遍了宮殿廣場整个大厦里所有的房間。民警机关的許多工作人員把日常工作放到了一边。

身穿配有將軍銜制服的局长从桌后站了起来。

法医鉴定員急忙扣着白色工作服的扣子。

科学技术处的工作人員也挎上了照相机。

瓦西里·魯基奇·祖鮑夫上校听完了電話里的报告，就給汽車房打电话：

“开輛汽車到廣場上来！”

象在战斗前一样，命令由刑事偵察处的電話里一个接一个地傳出去：

“大汽車到門前来！”

“格列普和我一起走。”

“菲里波夫到門口去！”

不多說一句話，不浪費一分鐘。

发生了重大事故：城里出现了兇手。

偵察工作人員順着民警局寬闊的樓梯下樓時，還不知道誰是暴行的犧牲者和在怎樣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一嚴重罪行。他們職務上的責任感和党性要求他們去完成的這項任務，只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必須在最短的時間里找到罪犯，使之不能繼續為非作歹並受到懲罰。無論他在哪里，無論他逃到何方，也無論他是否湮滅了自己的罪跡，也一定要把他找到，並作為蘇維埃社會的敵人逮捕法辦。

汽車一輛接着一輛駛離宮殿廣場上的民警大廈。

(三)

中尉到邦達列娃的寓所還不到十分鐘，房產管理員和吉娜·羅莫娃也還沒來得及把自己的心情告訴別人，可大樓的居民們卻已經猜到發生什麼事了。一群被驚動的人擁擠在大門口，交談着各種各樣的流言，民警勸他們散開，可他們老是不聽。

中尉跑到第一輛駛進院子的汽車跟前。他微微打開車門，低聲向坐在司機旁邊的上校報告情況。

祖鮑夫上校把臉轉向後座低聲命令道：

“索柯洛夫，跟我來！房產管理員和電報局的姑娘由蘇林訊問。菲里波夫，你去跟居民們談談。”

祖鮑夫從汽車里出來，走向由中士警衛着的門口。索柯洛夫大尉——一個瘦瘦的青年人和科學技術處的鑑定員普羅霍洛夫少校在樓梯台上趕上了上校。

他們經過前室進入了一間看來既作餐廳又作廚房的两用房間，里边除了櫥木食具櫥和圓餐桌外，還有個煤氣爐子，

在水池上面設有放炊具的支架。

在离桌子不远的地板上，躺着一个女人，头部用被子蒙着，痙攣地伸向一边的右手，已經僵硬了。

第二个房間里，放有一張床、一个帶鏡子的衣柜和一个大箱子，到处都是慌忙搶劫的痕跡。揉皺的裙子、短衫、上衣等等乱七八糟地扔在地毯上、椅子上、沙发上。有一頂皮帽子卡在箱子边上，以致箱子盖沒能盖好。

开始使用警犬。警犬引导員把頸索拉紧后，警犬便沿着看不見的足跡追去，从前室出来，走上广场，又从那兒轉到院子里。索柯洛夫紧跟在警犬引导員后面……。

現場上的一切都沒有被破坏，就这样讓最准确、最公正的“眼睛”——照相机的鏡頭在这种毫無变动的情况下，把邦达列娃的整个寓所給拍照下来了。不管以后預审进行多久，也不管以后現場环境怎样变动，今天在莫依卡这所大楼里拍照的照片将是一項准确而又



重要的文件。

普罗霍洛夫少校拍完几張概觀照片后，便开始拍一些重要細節的放大照片。法医鉴定員——一个眼睛黑黑的，眼光銳敏的青年妇女——两只纖細的手上戴着外科医生用的手套开始檢驗死者。

从祖鮑夫上校跨进35号寓所的門坎那一瞬間起，他臉上的表情就截然地改变了，表面上那种安靜的表情已經不見了，紧紧聳起的額头上，又增添了不少粗深的皺紋。可想而知，他思想里的活动是多么緊張了。

祖鮑夫不只一次地确信，第一次的現場勘查有着重大的意义。那些最平常的东西——犯罪的哑口証人，有时可以提供重要的証言，只要善于猜測他們的語言。

祖鮑夫一步一步地走遍了所有的房間，仔細地查看着周圍的一切物品。

这兒有一張餐桌，桌上滿摆着茶具。桌子中間放着裝蛋糕的小盒，盒盖已被打开，还有一个糖罐子。在一只茶碗里，还剩下了一点兒茶，茶碗很大，不是普通的，上面画有精致的中国图案。茶碗上还有金字題詞：“亲爱的媽媽六十寿辰紀念”。其他比較小的三只分別放在桌子的周圍，和三把椅子相衬，有两只碗里的茶还滿着，其余的一只仅仅喝了一点兒。每只茶碗旁边都有一个放点心的碟子。中間的两只已經空了，其余的两只里边还有几块吃剩的蛋糕。中国茶碗旁边的蛋糕只吃掉了一半；第二块也只吃了一点……。

祖鮑夫的右眼瞇縫了很久，还是在列宁格勒被封鎖的时候，砲彈打坏了他右眼上面的肌肉。从那时起，上校就习惯了依靠意志力来保持右眼臉的正常状态；每当他思考問題的

时候，眼脸总是向下垂，眼睛也就自然地眯缝起来。

祖鲍夫蹲下身子，仔细查看着上边放有桌面的笨重的六稜台架，其中发光的一面还用了圆形放大镜去研究。然后他坐到椅子上，搖晃了几下放在膝盖上的腿。在这以后，上校才用手掌把眯缝着的眼睛揉开。他的面孔显得开朗起来。

“瓦西里·鲁基奇！”从隔壁房间里传来普罗霍洛夫的声音，“找到了，瓦西里·鲁基奇！”

上校看着鉴定员向盖着箱子锁头的金属薄片弯下身去，在手电筒的斜光照射下可以看出模糊的网纹。普罗霍洛夫小心地用铝粉撒在薄片上，大家便很清楚地看到了显出来的银色的手指痕迹——这是人们天生的因人而异的，不会重复的皮肤花纹。

“取下来，继续搜索！”上校命令道。

索柯洛夫回来了。他一面抖弄着被泥巴弄脏了的大衣袖口，一边解释说：

“不得不爬过围墙到邻近楼房的院子里去。那儿的灌木丛有新折断的痕迹，而在一堆积雪上有两个男子的皮鞋印，警犬引到这个地方就站住了，那儿是个人多的地方；牠往这边闻闻，往那边闻闻，就再也不走了……”

祖鲍夫把鉴定员请来。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请您把雪地上的鞋印用石膏模型取下来，要特别注意脚尖。”

(四)

苏林和菲里波夫所询问的人们都很乐意回答侦察人员的问题。他们把所知道的关于死者邦达列娃的一切情况都讲

了；不过，他們知道的很少。

根据查对戶口簿的結果，苏林得知，叶卡切琳娜·彼得洛芙娜，63岁，在一个門診部里当挂号員，住在莫依卡这所大楼里将近三年了。

邻居們都說，她是个孤僻的、不喜欢交际的女人，跟居民中任何一个人都沒有深厚的友誼，自己的事对誰也不談，也很少有客人到她那兒去。他們想起了叶卡切琳娜·彼得洛芙娜放外人进入她的寓所时，总是很小心。就連列宁格勒发电厂的檢查員和煤气設備檢查員到她那兒也要經過长久地、仔細地盘問才能进去。

一个邻居記得曾有个漂亮的、大个兒的水手，有时帶着很多箱子到这所楼里来。根据一切情况判断，水手是邦达列娃的兒子。吉娜·罗莫娃送来的电报也証实了这一点。这封电报上写着：“T/X 港‘拉道格’号輪船。預祝媽媽节日好，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和幸福，拥抱你。吻你。奥列格。”

14号寓所的主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她在昨天晚上十点左右，曾看到邦达列娃·叶卡切琳娜·彼得洛芙娜拿着一个黄皮包和一个装有报纸包的网兜，从老太婆出汗的臉上女邻居猜想她是刚从浴室回来，便祝她洗澡后身体舒暢①。叶卡切琳娜·彼得洛芙娜道謝后，就走上了楼梯。

从那以后，就再沒有人見過她。

14号寓所主妇的陈述，为回答“案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重要問題提供了綫索。苏林向門診部的值班員打過電話以后，知道今天早上邦达列娃沒有去上班。因此，可

①俄罗斯人的一种風俗習慣——譯者。

以判定她是在夜里十点以后被杀的。

“是否有人夜間在院子里看見过可疑的人？”這個問題詢問了許多人，但回答都是否定的。

菲里波夫又找到了在隔壁設計院值班的門衛。門衛記得夜里十二点多的時候，在河濱街有两个可疑的青年人从大楼旁边走了过去。

“一个是高个子，穿黑大衣，手里拿着一个皮包；另一个中等身材，穿短外衣。他們所以可疑，是因為他們起初走路跟平常一样，可是一发觉了我在这兒，就馬上假装醉汉，开始搖晃起来，等离开老远以后，就又恢复了常态。”

苏林从不同的証人那兒都听到了关于清道員施凱琳娜的名字。

“您向施凱琳娜打听打听，叶卡切琳娜很信任她。……”

“冬尼亞·施凱琳娜是她的邻居……”

“施凱琳娜給邦达列娃送过劈柴，帮她打扫过寓所……”
房产管理員也提到了施凱琳娜：

“也可能冬尼亞看見过誰，她昨天晚上值班。是最后一次。”他补充道。

“为什么是最后一次呢？”

“她提出了辞职，”房产管理員無精打采地說道，“就要走了。”

“現在她在哪兒？”

“那誰知道？！今天她休息，大概逛商店去了。”

“現在还有什么商店？就是食品店也已經关門了。”

“那就是說，她就要回来了。”

可是施凱琳娜並沒有回来。

(五)

預審的第一阶段已接近結束。

法医鉴定員已經簽署了結論書：邦达列娃被坚硬的鈍器連击了几次，尸体解剖将更加充分地說明死亡的情况。

普罗霍洛夫把雪地上的鞋印制成了石膏模型并結束了寓所的勘查；他还在食具櫥里的花瓶上找到了一些指印，便带着花瓶回局里去了。

索柯洛夫把从装有鏡子的衣柜里找到的信件和相簿包成一个紙包。

菲里波夫第一个报告他和居民們的談話經過。在上校的記事本里又出現了新的記載：“两个拿皮包的人。”皮包两个字被他描成了粗体字样。当苏林講到施凱琳娜的时候，大家都警覺起来了。

上校的同事們做仿着上校尽量不表現出自己的心情，依然不动声色。因此热情的、迅速能够作出結論的、勇于猜测的苏林，現在也以研究者的公正态度客觀地敘述着自己的見聞：

“施凱琳娜是邦达列娃最靠近的邻居，她的寓所就在旁边，在一个梯台上。施凱琳娜是大樓居民中唯一能接近死者的人，她当清道員已經是第二年了，可是在十天前忽然提出了辞职，昨天晚上，即发生兇杀的当天晚上，是她最后一值班。昨天白天，有一个陌生的年輕人到她那兒去过，今天一早，施凱琳娜就不見了，到現在还没有找到她。”

苏林不作声了，他不想作出任何結論，因为他确信事情很明显。

上校也默不作声，他对案件已经有了一定的假设，可是并不包括苏林暗示的结论。

祖鲍夫晓得在预审过程中最初所犯的錯誤可能造成极为不利的局面；可是，不能不考虑围绕着重道員施凱琳娜的这些事实，什么事也会发生。可能到早晨兇手就会被揭露。

“施凱琳娜准备从列宁格勒到哪兒去？”祖鲍夫問道。

“沒有了解。”

“那还是白費。”

“有个重道員知道施凱琳娜有个孀母住在列宁格勒的一个什么蜡烛胡同里。”

“要把这个孀母找到。”

苏林站起身来。

“上校同志，讓我去吧！”

“到哪兒去？”

“我从戶口簿上抄下了施凱琳娜的原籍：波尔霍夫区，可能孀母是她的同乡，我就根据这一点去找，蜡烛胡同又不是什么大胡同。”

“好吧。”祖鲍夫表示同意。“要个車，菲里波夫和你一起去。要是找到了施凱琳娜，就把她帶到局里来。”

“好象‘对色’，瓦西里·魯基奇！”当苏林和菲里波夫走了以后，索柯洛夫指出道。偵察人員用‘对色’这个字眼表示已經发现罪犯踪跡的綫索了。

“夜里的貓都是一个顏色①，”上校回答道，“可以結束了，維克多·列奧尼道維奇。”

①：俄罗斯諺語，原詞为“夜里的貓都是灰色”，意即黑夜不辨美醜——譯者。

第二章

(一)

苏林的推断被証实了。住在蜡烛胡同波尔霍夫区的人确实不多，所以很快就找到了施凱琳娜的孀母。

“当然，有这么一个，”房产管理員說。“她叫謝尔巴契娃·阿娜斯塔茜雅·依万諾芙娜，在‘紅三角’工厂工作。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现在跟兒女們在一起生活。你問她的姪女嗎？就是在什么地方当清道員的那个嗎？是的，有那么一个，她常来。阿娜斯塔茜雅·依万諾芙娜还想把她安置在我們这所楼里呢！可就是沒有空位置……”

小小的寓所里很暖和，充滿了餡餅兒的香味。阿娜斯塔茜雅·依万諾芙娜是个上了年紀的女人，在她那滿是皺紋的臉上，有着一对活潑愉快的小眼睛。看到民警工作人員时，她生气地問道：“你們干嘛？夜里还来光顧，想作客嗎？”

苏林道歉后，說明了来意：急需找莫依卡大楼里的清道員施凱琳娜。

“若是关于清道員的事情，那話就得另說囉。安冬尼达在我这兒。請进，寬衣吧。”

从通向走廊的門那边傳来了青年人亲切的笑声，阿娜斯塔茜雅·依万諾芙娜笑了笑。苏林說，他們不脫大衣了，因为沒有空。

房間里放着好多花盆，桌旁坐着两个姑娘和一个十六岁左右的青年，他們一边咯吧咯吧地吃松子，一边交談着什么有趣的事情。

“安冬尼达，有人找你。”阿娜斯塔茜雅·依万諾芙娜高声說道。

背朝門坐着的姑娘回过身来，惊奇地看了看两个男子。她那眼里的笑意还未消失，厚厚的上嘴唇上还粘着一小块松子皮。当她知道是民警局的人找她时，施凱琳娜从椅子上一跃而起，露出了惊悸的样子。

“有什么事？”她問道。目光从苏林身上轉到菲里波夫身上。

“到宮殿广场就会知道了。”

施凱琳娜的臉色顿时变得刷白，望着嬸母一声不响，阿娜斯塔茜雅·依万諾芙娜大声向她斥叱道：

“怕什么？哪兒有清道員，哪兒也就有民警。既然叫你，那就是說需要！你們要留她很久嗎？”她严厉地問苏林，“要知道，她很快就要动身了。”

“到那兒再看吧……”苏林含糊地拖长着声調說。“穿衣服吧，施凱琳娜！”

(二)

苏林在汽車里默不作声。他对自己感到不滿，可是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說明清道員有罪的事实都是不可推翻的，但同时又好象馬上失去了力量似的。还在不久以前，他認為必須采取的紧急而又有力的預审措施：对嬸母的寓所进行搜查、逮捕施凱琳娜、通街昨晚在她那兒作客的那个小伙